泰軒易傳

周易上經傳卷第三

宋 清源李 中正 伯謙 撰

䷔ 震下離上

臨言敎觀言化至於敎化不足然後威之以刑獄葢用獄豈聖人之本心哉聖人將以化小人爲君子而强梗不率者有以梗吾治此大觀之後故受之以噬嗑也噬嗑以震離成卦離爲禮伏坎爲法然噬嗑與賁皆具離體一以明刑法一以修禮文何也葢禮者刑之反而坎者離之變也禮刑相爲表裏於此可見

噬嗑亨利用獄

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大傳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故頤中有物然後成養人之功聖人聚民莫先理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噬嗑而亨所以利用獄也飲食人之大欲欲則必爭爭則爲之平其曲直是知用獄豈聖人之本心特利於噬嗑之時爾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中有物則身得其養如噬腊肉噬乾胏噬乾肉皆頤中有物也必噬而嗑嗑而亨也卦三彖三自否而來初六升而爲離九五降而爲震則剛柔分布有動而明之象否泰二卦全乾坤之體故噬嗑與賁皆以分言之除惡之道以用獄爲利用獄之道以動明爲本動則有威明則有決以此用獄斯得其情葢一於剛則無以盡其情一於柔則無以濟其決令剛柔既分以象是非曲直之既判則動而用獄所以明有罪也雷象其動電象其明遠然而至截然而下雷電既合天威始章而有罪者

無所逃矣柔得中而上行者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用獄豈聖人之本心以仁柔爲本然柔不得中必有太過不及之失六五六二皆柔得其中然六二以柔居柔失之太過不若六五以柔居剛剛柔相濟兩得其中也聖人於兩柔中之爻特取上行者謂六五居上司用獄之事六二以柔居柔而又在下非可施之於用獄也噬嗑不取君位用獄非人君之事也特伯夷降典皐陶作士召伯聽訟之類爾古人用獄皆有哀矜不忍期于無刑之意故以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而得中剛柔相濟

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噬嗑先動而後明罪未著也故不言折獄致刑豐先明後動罪已著也故不止於明罰勑法聖人法電之明以明罰使之見而知懼法雷之動以勑法使之聞而震驚法所以垂後世故以先王言之刑所以制小人故以君子言之此噬嗑與豐之象所以異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屨所以受足校所以械其足屨校者足之械也校

其足而至於滅趾其慘甚矣而曰無咎者制惡於初使之不行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卦以初上二爻象受刑其中四爻象用獄初九象制惡於初上九象小人之惡積罪大然小罪輕刑固宜寬宥何遽至於滅其趾乎葢止之使不行是乃聖人所以深愛之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滅趾刖也滅鼻劓也六二柔而中正必無用刑之失今噬膚而滅其鼻非忍也小人之彊梗不率自抵于法所乘者剛有以致之也初九之剛在下而

六二乘之故有乘剛之象自二至四互體艮麻衣以艮爲鼻理或然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鳥獸全體乾之爲腊聖人未嘗以刑毒民苟罪與法均則不以毒民而廢法將以治强梗不率之屬如腊肉之難噬雖遇毒民之事猶將爲之故雖小吝而無大咎位不當者彔不得中故有小吝之辭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失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胏者肉之附骨至堅强難噬而又乾之猶甚於腊

肉九四一剛乃順中有物者也在訟爲難聽之訟在獄爲難決之獄噬乾胏而得金矢象治難決之獄而得其情古者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示無私曲也不直者入其矢而使之自反則民訟禁矣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聽于朝示其不變也不實者入其金所以懲其不信也則民獄禁矣九四折獄而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記曰刑者侀也侀也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尤當以艱貞爲利也葢艱則有不忍用刑之意貞則有不濫用刑之心惟利艱貞斯可獲吉未光者

用獄非盛世事未能使之無刑無訟雖利艱貞而吉亦何光大之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以柔居剛用獄貴乎剛柔得中太剛則濫及非辜不剛則縱失有罪彖曰柔得中而上行黃者中也金者剛也用獄以柔爲本而以剛中濟之然後爲得其當六二亦柔中然以柔居柔失之太過乾肉易於腊肉剛中異於柔中柔得中而上行葢指六五言之貞厲無咎者貞則有不濫之意厲則

有不安之心斯可以無用獄之過而當其情矣故

曰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初象惡之始故滅趾以止其行上象惡之終故滅

耳以廢其聰以向也之聰而今則不明乎理

䷕ 離下 艮上

噬嗑以刑獄禁暴賁以禮文化成禮刑之用相爲

表裏道化不足然後威之以刑刑法旣飭而復飾

之以禮文以見用獄非聖人之得已而賁飾禮文

修明庶政此乃聖人之本心也卦自泰變上六之

柔來而文在下之二剛九二之剛上而文在上之二柔故泰變而爲否

賁亨小利有攸往

爲治之道必以禮文賁飾然後聲明文物禮樂法度燦然具舉此致飾而亨之義也夫禮有本有文賁雖尚文之時然不以文勝本故小利有攸往多質而少文則文足以致飾不足以病本何往而不利哉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柔來文剛則一柔不足以勝二剛本有餘而文不足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則一剛不足以勝二柔故小利有攸往欲其不以文病本也觀天之文日行遲而月行速柔來而文剛故亨分日之剛上而文月之柔日月合朔會于辰舍苟陰柔太勝則日斯食之矣此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此以卦變言之爲君止於仁爲臣止於敬責飾之道至於文明而止不可過也故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此合離艮之義而言之觀天之文柔來剛上日

往月來則一寒一暑而四時之變化可以察觀人之文則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而天下化成可以知以象言之離爲日互體坎爲月艮爲小石春秋隕石于宋五傳言隕星也邵堯夫經世書亦以石配星則艮爲星可知是知易與天地準窮之而益深測之而益遠求之六畫中有無窮之義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日在山下晦其明而不用有文明以止之象艮屬寅寅屬木木生火而其明尚隱藏於其中君子觀賁之象則用其文以修明庶政而不敢

耀其明於折獄恐其察見淵魚而入於苛細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下卦三爻象賢者以禮義賁其身初九體文明以止之義審仕止久速之宜時未可仕則寧舍車而徒若非賁也而乃所以賁其趾使不由其道而進則慶封之車美可鑑及以為喪身之具安知夫賁其趾之義哉燔肉不至孔子行去齊接淅而行是舍車而徒也而賁其趾孰甚焉邵堯夫推皇極經世數以此爻當孔子之生意或然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有文明之德居中正之位如躁進以求用則乖文明以止之義必需上之求乎我然後與之興起治功伊尹必三聘而後起孔明必三顧而後往此賁其須之義須需也王輔嗣以須之爲物上附者也如髭鬚之鬚其說謬矣傳注之誤後學如此多矣當有卓然之見然後不爲之所惑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九三有剛明之德確然自守其德足以潤身苟能永貞而不變則不爲貧賤所移富貴所淫威武所屈故終莫之陵也九三離體離爲甲冑戈兵以象

其禮義之干櫓忠信之甲胄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賁之君相求賢以與賁飾文明之治苟在下之賢有潔白之德莫不求之以爲國之光華凡賁如皤如者皆白馬翰如以求之白馬所以象其潔白之德也翰如迅疾之象也如皎皎白馬賁然來思詩人亦以此比其潔白之德六四與九三無應而求之非寇也乃欲求婚媾也六四德當其位而見疑於九三者以其無應也然易之爲義陰陽雖無應

有以近而相比六四有求賢之誠雖無應而求之不害乎此心之公始雖見疑而終則無尤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之君以人文化成天下必受賁于丘園之賢者丘園賢者所居之地也如湯幣三聘伊尹高宗審象求說于傳巖以賁飾其國家非束帛戔戔果何以致之彼賢者始樂於丘園而無賁然來思之意故吝終於幡然而改以應上之聘故人君有得賢之喜六五之吉者謂其謙虛以求賢斯有是喜

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五聲本於寂五味本於淡五色本於白白賁者推其本而言也質文之在天下隨時而迭救忠之弊必救以質質之弊必救以文上九處賁飾之極而以白賁爲尚者欲反本以救其弊也文不勝質末不病本斯可無咎故必白賁在上然後爲得其志

上猶言極也

䷖ 坤下艮上

剝者五陰消陽而剝去之觀之卦畫剝爛之象可

知剝之一字蓋有傷之之意陽氣剝去猶人之衣服雖剝而形體固存及一陽剝盡而復於下則向之剝去者復完矣剝之全卦有牀之象故爻以剝牀爲言六三一陰獨應君子故不言剝牀上九一陽庇五陰於下有廬之象而陰必剝去之故不言剝牀而言剝廬剝及其廬則其禍已極而小人無所庇也

剝不利有攸往

凡易於陰長之卦皆爲君子地不爲小人設自三陰長於否聖人已言其不利矣今進而至於五陰

之剝陽美盡惡殫寧復有所往哉四德皆無但言不利有攸往可不謹哉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猶人之形體爲人所剝故曰剝剝也小人得志而陰能剝陽柔能變剛如此故不利有攸往以小人之道長也君子於此當順其勢而止之如孔子瞰亡以見陽貨絃歌以解匡人之圍觀在卦有順而止之象則可知矣故君子尚消息盈虛之數則知其消極必息盈極必虛乃天運之常亦何必強

於有攸往哉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聖人不與陰之剝陽故大象不言之而取厚下安宅之義天下之理高以下爲基山附於地則下者厚而高者不危山譬之君也地譬之民也人君欲其居上而安則下其可不厚哉剝之大象不言剝下而言厚下葢下可厚也不可剝也猶損之大象不言損下而言懲忿窒欲忿欲可損也下不可損也與此象略同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身所安在牀牀所安在足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是貞乃牀之幹也夫正理與天地並立小人蔑貞是無正理也不言滅貞而言蔑貞以正理終不可泯滅特小人蔑視之以爲天數終於剝而不復天下將盡爲小人而無君子故自下而剝上猶牀所以安身而欲剝其足也不知剝牀以足縱君子之身無所安君子既去小人其能獨存乎聖人於此不言剝君子而但言滅下下既滅則上不安其意深矣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狀所以安身狀旣剝則身不安無智愚皆知之而
世之人君毎不寤者恭小人將以剝君子必先致
其堅白之辨以與君子爭使其説旣驗則小人得
肆其欺以誣君子故重言蔑貞凶所以甚小人之
禍也未有與者六二與六五爲應上下皆陰柔而
無君子以爲之與也若夫有君子之與則其禍不
至如是之烈矣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五陰皆以剝陽爲心惟六三有應於上九故處剝
之中而無咎無咎者不得罪於天下也六三當小

人為剝之時獨能失上下之四陰與上九一陽為應猶東漢呂强處宦者之中獨上疏言宦官之專權所以獨免於咎失上下與未有與者異矣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被服者牀之膚也剝牀以及膚則切近甚矣六四近君位但言切近災也葢微其意以言之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

剝不取君位君位不可剝也五陰皆有剝陽之心然五陰一陽之卦其辭首而進亦有比陽之意為

君子討當以女子小人待之故上九以一陽貫五陰如柳之貫魚而以宮人寵之使小人各得其欲而無害君子之意斯可以終無咎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乾位乎亥爲木果上九變則爲坤當建亥之日而乾位於此是碩果有不食之理也夫陰之剝陽至此盡矣疑若世無君子而小人可以肆志矣然上九一陽雖已剝盡復於坤下猶果之碩者得土而復生碩果者陽種也黄鐘爲陽之種子以象君子

旣剝盡反得坤之輿而復安小人剝去君子乃自剝其廬而身無所庇不知其平日受庇於君子者多矣今君子雖已剝去小人亦終何所用哉

䷗ 震下坤上

六陰剝盡一陽復生爲萬物之種子太玄以中首準復曰陽氣潛以萌於黄宫信無不在其中言陽氣潛萌於黄鐘之宫而物有生位不言而信也復之一字有失而復得之辭觀其卦名則其喜可知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

攸往

剝不言利而復言亨則喜懼之意可知冬至夜半一陽之氣萠于黃鐘舉天地之間萬物皆有生意一君子進則非惟君子之道長而朝廷之清明紀綱法度之修舉皆自是始矣此復之所以亨也當姤之消也雖五陽在上而不可以不戒至復之長也雖一陽在下而不失其所亨蓋當其方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既長也一用而有餘則復之一字寧不寓其喜之之意乎出入無疾者剝極成坤則陽入而伏坤極成震則陰出而升今一陽來復於

陰出陽入之交而以順行非羣陰之所能疾也朋來無咎者一陽雖復其氣尚微羣陰浸消其勢猶盛朋來者自一陽之來進而爲臨爲泰爲大壯以至於六陽之極非羣陰之所能勝也物極而必反其勢有必至陽往而必復其幾爲甚微惟能順反復之道則陰消陽長不期而自復矣是知出入者反復之期而反復者出入之道自姤之初六變而爲復之初九凡歷七爻然後陰極而陽生故曰七日臨言八月者所以冀其消之遲復言七日者所以幸其來之速陰陽之運其數十二而周故天有

十二次地有十二州日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
時之運至七而復其數則均陽復則萬物得以正
其性君子進則天下得以遂其性則有攸往而利
可勝言哉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
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

一陽來復陽剛已反雖曰道長動以順行是以當
出入之交而無有爲之疾者六陽之朋來可保其
無咎也方向之數消雖剝之猶可況於無疾乎今

數之方長雖疾之不可況於剝之乎蓋道有反復
數有消長陰尚能反則陽豈不能復哉陰陽之數
自一至七而必變蓋天之運行如此易於剝言不
利有攸往以柔之變剛於復言利有攸往以剛之
浸長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人或極惡而善常存大
亂之後民反易治桀紂之後有湯武周衰之時有
孔孟使澆漓不返則乾坤或幾乎熄矣於剝之後
而有一陽來復天地之心至是始見矣一陽之氣
動於地中爲生生之本此天地之心也一念之誠
復於吾心爲萬善之本此在人天地之心也推而

賁之陽剛之長君子之進此天地之心也則陰之
剝陽豈天地之心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
雷在地中動之始也方動之始而未達必安静以
養之則出地而奮在天而壯矣先王於一陽始至
之日閉關而不出止商旅而不行省方巡狩之禮
一切不舉葢不敢先時而動以干天地之和所以
養其微而順其長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剝以一陽方出乎坤復以一陽遂入乎坤不遠復之象也天地之運一息不停聖人於此得復善之端故以為君子脩身之法非心邪念旣消則善端德性遂長此不遠而復何至於悔哉祗猶抵也元者本也吉者善也能不遠復則本然之善不喪君子之脩身特去其不善而善者自復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子故以是歎美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二視初九之善猶巳之善其心休休然故曰休復吉初九得乾之元於四端為仁六二下之故曰

下仁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以陰柔之資處躁動之極屢失屢復不能自固於操舍存亡之間可謂危矣然知震而無咎猶愈於迷而不復者雖危何咎哉昔高順謂呂布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遇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然六三屢失屢復故雖危而無咎呂布誤而不反雖欲厲無咎其可得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處五陰之中獨能應初九之陽是中行而獨

復也初九不遠復二近之則爲下仁四應之則爲從道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初九脩身則合道與仁矣六四應之是從道也剝與復反對六四一爻在剝則失上下之四陰以應君子在復則於五陰之中行以從道所以見卦有反對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敦者厚也聖人全生厚之性周旋反復無往不厚斯爲厚之至也蓋有失則有悔無失亦無悔六五全生厚之性則其受中以生者不喪惟動稽諸中

而不失則何悔之有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闇闇在上冥迷而不知反故曰迷復凶天災人眚既已竝至而用之行師要其終必有大敗上六非君位何至於以其國君凶葢初九以一陽統衆陰雖微而在下有君之道上六處五陰之上狃於剝極成坤之餘猶有無陽之心非惟不受統於一陽且欲行師以與之戰初九不遠之復以脩其身如苗民逆命則班師振旅而敷文德上六處一

卦之上旣不下仁又不從道反恃坤衆悍然用行師以與之爭抑不知陰豈有統陽之理況消長之勢不敵乎非惟不以身免必以其國與君凶矣國君者諸侯之象也雖至于十年天地之數旣終猶不克征以其所爲皆反君道也

䷘ 震下乾上

剝爛之後而復其性性卽天之命也陽動於地之下而爲復靜中之動性之體也震動於天之下則爲無妄動中之動誠之用也知無妄之動以大斯可以盡性而至於命矣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乾備四德而無妄亦備四德無妄者天之命也四德雖同而此以正爲本葢乾者天之道則無不正無妄者人道匪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無妄自遯變初九一剛自外而來爲主於內以卦言之則爲外以體言之則爲乾乾天也人之一性所謂無妄者無非渾渾乎天理天理一失則妄斯

爲主今復其性則不妄矣不妄則本然之剛自外而來爲主於內剛非在外也自外卦乾體而來也不然則剛自外來不幾於妄乎剛旣爲主於內則本然之天理不喪其動以天則其健也兟龔剛得其中則物無不應所以大亨者由其剛而以正也故大亨以正乃天所以命我者其或匪正是棄天之命也惡得無眚旣曰匪正有眚何所往而利哉無妄之往何之矣謂不求加乎其天也若求加乎天則妄矣此天命所以不祐也天命之不祐皆自巳求之也行矣哉言其不可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雷自陰中而收聲萬物與之而俱入自陽中發聲而行乎天下萬物亦與之而俱出物之一出一入視雷之一蟄一奮是雷之行物之與皆不妄也如雷之行非其時則妄行矣而物亦不與之俱奮對時育物如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虞人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非惟析因夷隩之得其宜于邦畢趾之順其序雖鳥獸魚鼈昆蟲之微莫不遂其生此對時育物之義茂對者茂其德以對之而洋洋乎發育萬物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一剛爲卦之主所謂剛自外來爲主於內者也以剛居正動罔不吉何所往而不得其志故曰無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不耕穫則無以成其美不菑畬則無以去其惡六二雖居中得正然耕穫菑畬之功不加則荒蕪之矣將以去荒蕪之患則利有攸往以從事於耕穫菑畬也苟不耕穫菑畬以粹情田闢性地則天理

曰泯人僞曰滋又何富之有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關子明曰無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則其所也

非災之也六三以陰居陽不正也而又不中見初

之往而吉二攸往而利遂欲妄行以求妄得何異

於行人之以妄而得牛者乎夫理之眞妄難明而

事之得失易見不可因其偶得偶失遂謂妄者可

以倖福無妄者未必無災譬之行人得牛而邑人

受災見其得遂謂之福見其失因謂之災不知行

人所得者牛而所失者無妄也邑人所受者災而所全者無妄也直不疑償同舍之金則不疑之災止於償金而其所得在於無妄君子寧不幸而受無妄之災不僥倖以得有妄之牛牛既爲行人之得則邑人之災非所自取特安之若命而已何愧焉體易至此然後爲窮理盡性六三不中不正故於此爻發明其義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人能知其不正而反於正則可貞矣四雖不正體乾之剛養而無害其所謂正者固存也故曰可貞

貞者性之固有在乎操舍存亡之間知可貞之無咎則匪正爲有眚矣由不正而反之於正則反身而誠而其本然者不喪又天理乃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人之疾或以藥石攻去邪妄而復其正或損益其有餘不足以適其平此治有妄之疾者然也若夫無妄之疾則以不治治之蓋疾以無妄而得我以有妄攻之則反害其正惟以不治治之斯可勿藥而有喜天下之理不安其天而以人爲勝之者皆妄也九五以剛健之資備中正之德聖人慮其挾

剛健之資舉天下事事物物紛更而膠擾之則適以啟妄而致疾譬人之四肢和平而寒暑燥濕偶侵之不過調和其血氣以俟其自定或者乃欲攻之以決裂所未嘗試之藥祗益其疾爾蓋無妄而遇疾則妄在疾從而藥之則妄在藥以妄治妄天理滅矣漢武帝承富庶之餘當天下廓然無事內則疾禮文之多闕外則疾夷狄之未賓自恃雄才大畧舉天下之事莫不求快吾意變法易令好大喜功窮山林而索禽獸凡以試吾之藥也而其毒滋多矣夫子有疾康子饋藥而不敢嘗湲得夫無

妄之藥不可試也之義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上九以陽居陰不正也處剛健之極而應不中正之六三則人偽滋而天理喪矣如是則雖以無妄行且有眚而無攸利非無妄之行果有眚也葢其平時所行不正及其既窮而後以無妄行則其一日之勉強未能掩其平日不正之愆也夫始以不正而有眚終以既窮而取災始而有眚其所自爲也終而有災非天災也亦其所自取也易爲性命之書正性命者乾也盡性至命者無妄也然彖特

言天之命也而於性則未嘗言蓋卦言匪正有眚人之一性渾乎天理者皆正也安得有妄六爻之間正則吉不正則有眚六十四卦皆窮理盡性而無妄一卦尤括其根本以示人蓋無妄之動以天則盡性至命矣可他求哉

䷙ 乾下艮上

卦有小畜有大畜小畜以臣畜君大畜以君畜臣小畜六四以柔正而巽入於君心故君臣交孚而引君於當道大畜六五執謙守柔以止天下之健故聖賢相逢而合志以行道茲小畜大畜之異也

大畜九三言良馬六四言童牛六五言豶豕皆所
以象其止健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有三義以畜止言之畜建也以蘊畜言之畜德
也以畜養言之畜賢也義雖不同皆以利貞爲本
人君養賢使之皆願立於朝而不食於其家將以
與之共濟其事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尙賢能
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之君有是剛健而畜之以篤實其輝光著見

猶日新而不已則其德盛矣以是盛德又尊尚剛德之賢寘之於上而謙虛以下之所以能止其健以與之大正其國家也使賢者不食於其家則徧得天下之賢而用之故能亨天下之福而與之弘濟乎艱難乃所以荅天祐生賢之意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莫大於天而山畜之則所蓄者大矣蓋天之體雖不在山之中而天之氣何嘗不畜聚於山使天氣不在山之中則其壞朽而崩矣安能亘古而不移

生物而不息哉以象言之自一陽子至於三陽寅成三畫之乾艮位於寅豈非天在山中之象君子以一心之微而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卷之不盈一握舒之能滿六合也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不犯災也

下體乾取畜德爲義上體艮取止健爲義蓋天下惟剛健之材爲可用而不能止其健則不足以爲用初九剛健有可用之材使恃材而輕躁以求用則必有危必利乎已而後免利已非不用也始涵養蘊蓄須其材全德備而後用也葢信而後勞其

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巳

知其有厲而利巳則不犯災矣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輹與輻不同蓋輻所以實轂輿說輻則車敗而不可行輹所以繫軸輿說輹則俟其可行而後行雖卦曰大畜時也可進則進可止則止乃所謂時苟明乎時中之義何尤之有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為良馬卦備乾體多矣獨此言良馬者九三有

良馬之材而遇天衢之亨其志逐逐然未嘗不一日千里然有材非難而止健爲難必知艱貞之義而後利葢艱則難進易退貞則進必以正當自爲謀曰良馬固能行矣其於輿衛果閑習乎否則慮其有覆轍之虞苟閑習於未用之先斯利有攸往於見用之日矣上合志者九三有良馬之才而遇上九天衢之亨所謂道同志合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牛能耕而角能觸大臣將以收拾天下之材不可以能抵觸而廢之必有以制其抵觸而收其用觸

者可拘以楅衡牿者楅衡之類而制抵觸之具也
童牛未角而預制其抵觸之患所以全其本然之
善故曰元吉君子能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天下豪傑之材其蹢躅難制之氣有甚於豕之奔
突人君將以制其蹢躅難制之患如豕之豶必有
以殺其勢如世俗所謂閹猪則其勢弱而牙不能
爲害所以吉也童牛之牿者制惡在乎未萌豶豕
之牙者除惡貴乎務本舉天下豪傑難制之材皆
有以去其驕蹇不馴之氣豈非天下國家之福乎

六四六五皆以謙柔而止天下之謙故以此象之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上九之賢見尊於上則賢者道泰而天衢之亨自我而致故以天衢之亨爲巳任使有厲者得以信於上說輹者得以承其上逐逐者得以騁其材於上此天衢之亨而道所以大行也又何如字何天之衢如是之亨乎以聖賢相逢而其道大行也自三至五互體震震爲大塗在乾體之上天之衢也

䷚ 震下艮上

六十四卦惟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無反對

頤卦二陽外周四陰中虛有頤頰之象上止而下動有頤養之象頤肖離離爲龜全卦之體有龜之象龜以氣爲養不求養於人此養正之義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者養也養正則吉欲知所養之正不正必自其求口實而觀之本中虛飲食自外而實之人之所養鮮不爲口實所移故觀頤必自求口實者始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觀頤者觀其所養也所養不在飲食而在道義自
求口實者觀其口實之所自來伊尹非其道義祿
以天下弗顧孟子不以萬鍾之祿餒其浩然之氣
聖堅之養正者如此杜欽谷永甘附於王氏賈充
成倅受畜於司馬小人之自養者如此故說理義
以養心謹言語以養口節飲食以養體此養正也
便嬖以養安肥甘以養口輕煖以養體此自養也
以養正爲先則內重而外輕以自養爲先則內輕
而外重觀夫人之所輕重則其所養可知矣天地
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極所養之大者皆不

外乎正天地以一氣之正而養萬物故萬物皆得由其道聖人以一心之正而養乎賢故推君之治而致之民頤之時無非養正之義大矣哉有贊明不盡之意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

艮屬寅仲春雷乃發聲在艮寅之下是雷之發聲必以其時也君子體此則時然後言不時不食蓋言語自頤而出飲食自頤而入不知謹節則失養正之義卦以艮震成體上止而下動有頤之象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

貴也

人之所養鮮不爲嗜欲所誘者故於初而致其戒頤之全卦有龜之象龜之靈者咽息不食以元氣爲養而不志於物以爲養故可以禦大寒去大飢可以長生而不死人之良貴卽龜之靈也如舍爾之靈龜以觀我之朶頤良貴已喪矣朶頤者動口而嚼也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中也養不中六二居可推之以養人反欲求養於

上九是顛頤而拂養正之經也上九艮體有丘之象六二舍在我之中正而于丘頤以求養故其征必凶蓋以不正而求養於人則人賤之而未必如其所求故戒以征必有凶行則失其類也如守其中正而不求養於人何凶之有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二可以養人而反求養於人則顛頤而征凶六三當資人以為養而反欲養人則拂頤而貞凶蓋六三不中不正幸而有由頤之應於上不資之為

養而欲以其不中不正者養人豈不拂頤之經而有必然之凶乎雖至於十年天地之數一周亦不可用而無攸利其悖理傷道大矣六三拂頤如四公子養士之類

六四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四以正自養而曰顛頤何也居大臣之位制祿以養賢而復資賢以養德故曰顛頤陸希聲曰虎低首而視遠耽耽者視遠也欲逐逐者未滿也六四樂善如貪猶虎視之耽耽而其欲常未滿故以

顛頤而獲吉則上之所施下者光矣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君者養人也六五陰虛以君而求養於臣是拂頤之經也靜而養德則吉動而涉難則不可居猶守也守貞而吉順以從上九賓師之教斯有以養成其德若拂經而未嘗拂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得志與民由之故曰由頤處賓師之任爲一卦之主其道甚尊而事則危知其危而不自安則

雖危而吉存我所以厚蓍生故曰大有慶頤卦初上二陽皆養人者也而初九剛正而曰觀我朶頤凶上九不正而曰由頤厲吉葢剛正而不能養則雖貞亦凶不正而知自危則以厲而吉六五之德不足故不可涉大川上九之德有餘故利涉大川易之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如此

☱☴ 巽下兌上

大過自大壯而變上六一陰下居乎初則大壯變爲大過矣大壯四陽在下有棟宇隆壯之象二陰在上有風雨漂搖之象今一陰在下有棟宇雖隆

本末已撓能拯其弱斯復壯矣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前人有大過人之失而其棟已撓後人有大過人之材而其衰復興必有所往而振起之則撓者亨矣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四陽倍於二陰有大過之材得大過之時斯能成大過之功大禹之拯溺周公之東征皆大過其常者也夫立非常之大功非大過其常則不足以有

爲此大過所以爲大者過也大過之時剛以過爲中不過則非中也過而中乃時中之義然剛過矣不巽而説以行之則戾於時而拂於衆是謂過矣非中也處大過之時猶治沉痾之疾必攻之以瞑眩之藥自其藥病而言之則謂之過自其病愈而言之則謂之中巽而説行所以成大過人之功然當大過之時則其功業大矣哉非大過之時則不可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以養木今滅乎木大過之象也然澤雖暫滅乎

木而木有聳壑昂霄之材舟楫濟川之用非渫所能滅也君子獨立不懼則舟楫濟川者有所施遯世無悶則聳壑昂霄者無所屈進而有爲則拯天下之衰獨立不懼也退而窮居則遂在我之志遯世無悶也伊尹之相湯伐桀耕莘樂道皆大過之事可謂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矣或問獨立不懼挺然有立固可以拯弱扶衰而遯世無悶則獨善其身何以成大過人之功葢存我所以厚蒼生安家所以寧天下遯之初六往居乎上則變爲大過故言遯世無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茅雖薄物而有潔白之德可用於宗廟以藉用而祭祀初六陰柔在下寧過於謹如藉用白茅則無所失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兌爲澤巽爲木澤中之木楊也九二居巽之中巽東南之卦氣正枯楊生稊之時稊者木之穉也物雖枯而稊復生猶棟已撓而衰復拯九二剛過而中初六柔過而謹二者過以相與猶可以拯弱扶

衰老夫女妻非相與之時也今欲得男則過以相與而有生育之功巽伏震震爲長男可以主器得主器之男故寧過以相與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過而不中則拂衆能無太剛則折之患乎子玉剛而無禮趙旃請以車濟之類是也不可以有輔者恃材逞能進則不足成輔助之功退則不肯求輔助於人豈不反以致棟橈之凶棟折榱崩身且不免其能有輔哉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九四剛柔相濟而無剛過不中之患如棟已撓而
復隆國既衰而復興尤當公爾忘私以身任天下
之重如有一毫之私則吝有他猶有私也不撓乎
下者毋拘於初六陰柔之應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
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剛居尊位當大過之時下無其應乃上比於上六
之陰柔何以能濟雖無大過以終其身亦無善政
以復其國此無咎無譽也楊生稊則有濟川之用
生華而不實安有可久之義哉九五資上六之陰

柔以成功如老婦士夫僅可醜而已豈有生育之
理乎德宗之播遷而用盧杞使顏真卿有朝廷豈
堪再壞之歎初六九二過以相與僅能成功而九
五上六復不度德量力而敗之如人之復病雖獲
暫安元氣已去矣何可久哉初與二五與上本非
其應然當大過之時皆過以相與但女妻有生育
之功老婦無生育之理所以有生稊生華之異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無舟涉水是謂過涉夫深則厲淺則揭欲其量深
淺之宜也上六陰柔不量其力而過以與九五濟

國家之難何異無舟涉水哉故不量力而過涉然以滅頂而取凶滅頂者沒其頂也凶無咎者為身計則愚為國計則忠故雖凶而不可咎

䷜ 坎下坎上

棟撓之後坎難必生故以習坎次之坎者陽陷於陰險之中也然陽動於中必出乎險非能終陷之也故卦不名陷而名坎八卦皆無複名惟坎加一習字以象君子習坎則出乎坎小人習坎則入乎坎故皆以習言之坎以一陽動乎二陰之中有水行乎坎險之象水之流行盈坎而進千曲萬折避

礙而通必至于海無一朝之或止水之習坎如此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天下之物習坎而有孚者莫如水潮候往來亘古窮今不失其信此有孚之象也君子體此而行乎坎險之中當以誠信為本守是誠信以出乎險如水之習坎故外雖有險惟其心之亨則終有出險之期心亨如文王拘於羑里而從容演易孔子圍於匡而絃歌不衰象日以殺舜為事而在床琴有不憂周公被流言而不失其所以聖所以終能出險也行有尚者水之流行坎險可出心之亨通險

難可夷莫蹈於險而此心不變猶險有窮而水不窮則必出乎險矣東坡曰所遇有險易未嘗不志於行是水之心也物之窒我者有盡而是心無已終必勝之故水至柔而能勝物者不以力爭而心爭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險在前不一而止故曰重險水流乎重險而不

盈未能出乎險也然水之習坎不以重險在前而遂止行乎坎險之中如潮候之往來亘古窮今未嘗失其信維心亨則在險難而不窮乃以剛中則處險難而不變行有尚則當以志於行爲尙苟能志於行而不止則往必有功有志竟成事懷安實敗名正謂此也故處險之中則必求所以出乎險在險之外則必求所以用乎險險非惟水也天以不可升爲險地以山川丘陵爲險王公不言所險者合天地以設險也名分等制以象天險金湯關塞以象地險合天地之險而用之則當用險之時

而其用大矣孰能踰之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洊至而不窮坎雖重而有極以不窮之水習有極之坎其初不能無陷而終必出乎險也常德行則夷險可以一致習教事則安危可以一心常德行如水之洊至習教事如水之習坎常德行則坎不能陷有孚維心亨也習教事則常易以知險行有尚往有功也若夫小人在險變其所守行險則

骋其姦詐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水之習坎求以出坎今也習坎而入于坎窞之中其能出險乎初六陰柔不正居於下流失其出坎之道烏得不凶出坎則有功入坎則失道初六失道則入于坎上六失道則凶三歲象小人習坎於始必罹咎於終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在險之中故曰有險所求僅可小得而未足成功以其處乎險中而未出也此爻象周公遭變成王未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

坎終无功也

來謂自下而來之謂自上而往來坎也之亦坎也

於來之坎坎之中人情之所危而行險徼倖之小

人且枕而安焉茅入于坎窞之底故戒其勿用葢

小人雖行險於坎坎之中終亦何功之有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

貳剛柔際也

以周公之聖當王室多難之際且不免有疑況下

於周公者乎酒所以通誠而合歡一樽之酒副之

以簋物不足而誠有餘用缶則朴素而尚質虛中

而有容用是朴素之器而納之於牖牖者開明之
處也象其以是誠實之理自其心開明者而導達
之則前日之乖隔不通者至是始釋然矣故始雖
有難而終於無咎初焉尚疑則其志不通終焉既
合則剛柔交際此爻象二公問諸史與百執事然
後知周公以忠獲戾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盈科而進放乎四海此水之志于行也九五在坎
險之中象水之流而不盈祇既平而已乎險而未
能出險則猶在乎險中而其功未大也象成王雖

感悟而不疑周公亦僅能無咎故曰祇既平無咎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初六習坎至於上六則惡積不可揜罪大不可解係之以徽纆寘之于叢棘古者大司寇斷獄于棘木之下至于三歲不得其凶可知凶三歲者言其凶不過乎三歲也初六六三象管蔡陷周公以自取其凶皆有入于坎窞之辭周公居東三年而罪人斯得凶三歲之象也

䷝ 離下離上

希夷龍圖傳曰乾付正性於坎坤付正性於離故坎離在天為日月在五行為水火在人為耳目心腎伏羲先天之易乾南而坤北離東而坎西文王後天之易離南而坎北震東而兌西此坎離所以代天地之用而上經所以首乾坤終坎離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物不獨立必有所麗陰麗乎陽柔麗乎剛不可以不正不正則流於邪必利貞而亨離為火其性炎上必畜以至柔牝牛者母牛也取其順中之順以畜制夫炎上之性所謂高明柔克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日月麗乎天故能垂象而著明百穀草木麗乎土故能根荄而華實六五之君有重明之德必麗乎正然後可以化成天下六二之柔必麗乎中正之君然後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或問以六居五非正也而曰麗正者何也益中則無不正而正者未必中則六五之中未始非正也至於六二本乎中正復以柔麗乎中正則其亨可知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文王有明德武王復以明德繼之父作之於前子述之於後是父子之明兩作也成王緝熙于光明周公以明德相之是君臣之明兩作也父子君臣皆有明德故能繼明以照四方此象周之所以興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然者所履之德文質彬彬錯然而可觀然德者人所忌有是錯然之文必行之以敬斯能無咎周公之才美而無驕吝孔子之仁智而尤溫良皆所以避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坤付正性於離得坤之中畫也故在坤爲黃裳在離爲黃離黃裳者以人臣居尊位而安在下之分故曰黃裳黃離者以明德居臣位順而麗乎君故曰黃離黃屬土坤爲順故黃有順意得中道者六二文明之盛必畜以至順乃爲得其中元吉善之善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三處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是爲日昃之離

不安其數之當然順其時之適至不鼓缶而歌必至大耋之年雖嗟無及矣故何可久此象周家明德將興紂處日昃之離而不知退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四離體之陽其性炎上不能畜之以牝牛突如其來如犯上之分而干君之明故焚死棄如皆所自取葢以臣干君則何所容於天地之間此象管

蔡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成王初疑周公而終感寤故出涕沱若戚嗟若向非後日之感寤其能吉乎疑心既釋然後君臣乃以明德相附麗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又涕沱戚嗟於離明甚盛之時齎咨涕洟於萃聚既極之日聖人憂治世而危明主每每如此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管蔡挾武庚以撼周室故周公以王命出征而有嘉美之功折首謂殲厥渠魁獲匪其醜謂脅從罔治所以出征欲其免咎也故王用出征非得已也

所以正邦也

周易上經傳卷第三

迪功郎福清縣尉李　舜舉　校正

迪功郎龍溪縣尉李　熙績　編集